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五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二

汪應辰 黃中 王剛中 劉章 劉儀鳳

金安節 尤袤 顏師魯 龔茂良 李彥穎 子沐

王大寶 施師點 周執羔 李燾 子壘 袁樞

黃祖舜

汪應辰字聖錫初名洋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讀書屬對驚人且識奇字喻樗戲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聲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從此受知家貧拾薪以繼晷從人借書讀經目不怠未冠舉于鄉趙鼎延置家塾紹興五年年甫

十八廷策問吏道民力兵勢答言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
主反求而已上奇其言老成有體擢爲第一改今名故事進士
第一賜御詩上特書中庸篇以賜除簽判鎮東軍居鼎幕府事
悉諮焉聞張九成賢往從之所學益進召爲祕書正字會秦檜
方主和議應辰疏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
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
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顧乃肆赦中外褒寵將帥名爲休兵
息民臣謂縱怠積年之恥獨不思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所
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時大則竄逐小或罷黜於是小
人一言迎合不次擢用畏懦之夫循默備位而忠臣正士反無
所容此上下相蒙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
預防常若敵至疏奏忤檜出通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永年院

一室蕭然。餽粥不繼。益務脩身。講學浩然之氣。裕如也。張九成
謫邵州。交遊絕跡。應辰時通音問。及父喪。千里往弔。起通判。袁
州會趙鼎死。珠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衛守章保誣爲阿
附。檜移訊索文。不得。胡寅遣檜以書事。乃寢改判。靜江廣州流
滯十八年。又坐與張浚善。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
詩言於朝。坐逮者數十家。詞連應辰。將誣以不軌。適檜死。幸免。
名爲吏部右司郎官。母老。乞外。知婺州。獨宿廬。去苛歛。定期會
室。滌漏。補積欠。民不擾。而辦內艱。廬墓服闋。除祕書少監。權吏
戶二部侍郎。兼侍講。奏駁李顯忠冒安豐功。賞至五千餘人。金
人渝盟。詔權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
在乎軍政不脩。自講和以來。將驕士惰。兵不閱習。敵未至。望風
逃遁。旣退。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

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難國家者哉堊發英斷嚴賞罰
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璵與唐
盧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曄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
康伯遂改名睿集議秀王封爵定其稱曰本生之親暨內禪典
禮多所裁定初擬傳位日降赦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言契丹嘗
以重熙紀元又舉唐太宗受禪故事改元在明年正月皆從之
乃改明年爲隆興會議太上尊號應辰謂其事始於開元罷於
元豐不足取法矧太上有天下而不與意安顧此朝議從李壽
陳康伯以光堯壽聖爲稱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
見謂堯豈可光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上皇聞之怒因帝
過宮語云汪應辰素不樂朕遂乞補外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
居二年舉朱熹自代進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陞辭特降

詔撫諭既至令宣撫吳璘以詔書申嚴號令又奏免利路民餉
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
二百萬以備不虞請減二稅勘合獨民便之朝議蜀中綱馬由
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
不便得中止璘時老病應辰密奏大帥係國安危所當預圖詔
令暫領其任璘死遂攝宣撫司事節制軍馬移司利州蜀道晏
然繼者虞允文援張浚劄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
匿契稅應辰言不便有四曰妨農擾民長姦起訟比令人自首
收併不少其未盡者不宜煩擾詔速罷之蜀大旱詔問救荒策
應辰言利閩絲梓軍馬糧料皆出於民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
可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上從之叩之
安仁饑民起爲盜檄捕誅渠魁餘悉撫定劉珙薦其學行才能

臣所不及得旨召還又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而後行入觀
上稱卿久在蜀留意民事寬朕西顧憂辰奏尚有兩事一曰
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一曰對糴民輸米一石內就糴一石以
補州縣闕乏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願并除之拜吏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侍讀論畏天愛民六事與廟堂議不合德壽官方
發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上皇指謂上曰此水銀正乏買之汪
尚書家帝怒曰應辰常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
又語陳良祐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撫舊事許奏應辰遂
力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韓玉被旨揀馬過郡簡其禮玉
歸諧之連貶秩阡家不起淳熙三年二月卒年六十爲人接物
溫遜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祖業悉讓兄衢至無屋可
居不顧也遇事特立剛方正直敢言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

栻呂祖謙深器之子達繼登進士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穎敏受書輒能成誦補族祖蔭入官紹興五年廷試以孝弟爲對其言動上心登乙科授保寧軍節度推官恬退有守不附權勢槍死召爲校書郎歷普安恩平府教授久之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有芝草生武成王廟祭酒周綰欲以聞中不荅綰曰治世之瑞何可抑而不奏中笑曰世果治何藉此爲綰服其言簡當俄充賀金生辰使還遷祕書少監兼起居郎入對陳言邊事及備禦方略金治汴宮不久徙居宜早爲計湯思退惡聞其言顯謂之曰何沈介歸殊不言此中懼請補外不許尋權禮部侍郎金使本賀天申節遽聞欽宗之計朝議待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臣子至痛尚何濡滯乎國家大事萬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易月服除羣臣議

上壽當舉樂疏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
今梓宮寶未葬遠可作樂乎事亦寢不數月亮果大入中諭淮
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時楊存中爲御營使中又諭其
不可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與陳康伯留城中敵退
衆慚服擢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大澗罷去
皆不書行尹穉希意詆爲浚黨改集英殿脩撰告老進敷文閣
待制致仕居六月上御講筵問侍臣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召對
內殿問勞甚渥拜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諫止作樂事去輒用
之至是又將錫宴奏申前說適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
言聖孝及此天下幸甚何獨欽廟梓宮置而不問上意漠然未
歲乞歸又陳十要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
吏陳方略考兵籍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上亟稱善

求去益力除直顯謨閣提舉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尋以龍
圖閣學士復致仕居鄉遇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咸敬慕
之朱熹來見再拜堂下願公坐受進於門弟子之列淳熙七年
進端明殿學士卒年八十五遺表不忌欽宗梓宮請還之又深
戒人主之權不可假之左右詔贈正議大夫諡簡肅有奏議十
卷藏于家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博覽強記紹興廷試第三除某郡推官
改左宣義郎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除洪州教授檜死擢校
書郎轉著作佐郎兼普安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
要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選中書舍人言禦敵必務先自治擇將
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强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
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建其言會西蜀謀帥以龍圖閣待制四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上御便殿臨遣賜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璘官大帥麾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據方面剛中至則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直入吳璘帳中責以大義曰此豈大將高枕時耶璘蹶然起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語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以備統帥又疏名勝士與募賓之賢以備部使州刺之選諸汰遣使臣有困絕者悉召詣府校善射者復其祿秩給以禁軍闕額糧其罷癯不堪則均以義倉餘廩郡有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集三鄉夫兵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州人指曰王公甘棠也。繕完府學禮殿葺諸葛武侯及張忠定公祠。平黃巢墓。黥女巫。殺妖蛇。有詔階成岷鳳四州悉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事罷之。免符下民歎呼聲震山谷。比去父老遮道追送數百里。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足疾請祠歸。次番陽營。植竹號竹塢。金人犯淮。趣令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隆興二年充南郊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乾道初進同知院事。奏戰守實事和議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四事。以疾卒于官。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生平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鄉舉廷對
皆第一簽判鎮江軍入除正字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王府教
授管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遷著作佐郎事王邸
四歲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因此受知秦檜恨不
附已風言者出倅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
字兼玉牒檢討官累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歷權工吏二部
侍郎兼侍講上郊祀慶成詩尋以言罷提舉崇道觀起知信州
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除祕閣脩撰敷文閣待詔兼侍
讀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
以爲非春秋法時議經略謂諸郡兵民以爲擾或謂少卿趙彥
端指言非是上怒因夜對上問卿監中有言朕者章不知狀從
容對以聖主所爲人焉敢議若所見不同時或有之上意頗解

免彥端罪人稱長者詔詢唐太宗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上疏
諄復言此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方十載願益加意進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告歸以顯謨閣學士奉祠上嘗問安否淳熙
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陛辭撫勞再三又遣祇
候蘇曦至家宣問改端明殿賜銀絹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
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
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解甚見推許遂知名
登紹興進士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世恬如也擢第後秦檜專
權深抑蜀士十年始赴調尉蓬溪監資陽縣酒稅爲梁與榮州
二掾趙遠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高宗謂蜀人道遠文學行
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所草

賡奏以典雅稱改國子祕書二丞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時欽宗服未除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
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儀鳳獨言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
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聖帝爲欽宗備禮終制易月之
制不同乞俟終制舉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
雖是其言竟用栗議尋兼國史編脩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素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頗慕晉人
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在朝十年每歸卽匿車騎閉戶客至
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
卷國史錄無遺者久之以集英殿脩撰知邛州改漢與果州罷
歸卒年六十六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性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

宣和中由太學擢第調新建簿紹興初范宗尹薦爲勅令副定
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匱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今宜以爲
法除司農丞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除直祕閣安節言
此崇觀弊政豈可踵之而廢近法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
附麗梁師成梓坐奪職檜銜之會丁母憂去遂不出者十八年
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上言治民之道先得
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惟事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無肯卓然以
教化爲務者願加申飭會獲僞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法安節
言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力爭之得減等幸醫王繼先子
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并逮悅道屢因人求免不從遷宗
正少卿館伴金使施宜生屬顯仁后喪宜生邀以易服不聽遷
禮部侍郎上言經義詩賦自來更革不一今通經者苦於賦體

雕劫習賦者。病於經旨淵微。請復立兩科。詔從之。明年復伴送

至楚州。賁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

葉義問再使金。金主言奪馬事。曲在翼。乃復元官。兼侍講。遷給

事中。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莘

老得留駕。幸建康。值金亮死。陳進取招納守備三策。繳還楊存

中宣撫江淮。荆襄勅書言其權寵太盛。非所以安全之。又劉寶

王權刻剝庸懦。用之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存中又議省江

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形勢之地。昔人控扼孔

道。魏明帝孫權得之而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存中議遂格。孝

宗嗣位。奏嚴內降之科。罷去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省

堂。除歸吏部。聽長官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

制。毋變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爲

市會擢潛邸舊人李珂爲編脩官龍大淵曾覲金知閣門事皆封還銖黃奏言朝政方新諫臺作氣自在內兩府在外大將罷出皆用公道獨於二三佞臣乃爲遷就曲庇臣等若奉明詔恐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恐負陛下之責上怒安節遽自劾乞罷命竟寢上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亦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議金將與三省密院書所責四事俱不可從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奉迎每因遣使宜令恭謁陵寢至於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乞祠得請胡銓繳奏謂安節乃太上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矧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聽其去上留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踰年力請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保通奉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友愛田業悉推

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俱始為張浚所薦人勸宜往謝竟不往
及薦晁公武龔茂良亦不令其知中雖阨於權奸而能全名高
節縉紳嘆羨以為中興以來鮮有其比有文集三十卷并奏議
表疏周易解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少穎異以奇童稱從喻樗汪應辰遊入太
學冠多士尋魁南宮擢第為泰興令先是邵伯鎮置頓徒屬民
而金使率不受漕司輸棗桔一束至數金民以為病袤力請於
臺奏除之舊有外城頽毀急為脩築寇至果得全民感其惠為
立生祠注江陰學官儒次七年讀書自守以靖退薦召除將作
監簿歷宗正祕書二丞國史實錄院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張
說自閭門入西府袤率三館上書論之出知台州奏免五縣有
丁無產者三稅脩築郡城更加高厚未幾大水至賴以不沒民

誦其政作東湖四詩上之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
常平改江東歲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以振獨下五
等戶租五斗以下悉除之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
隆興又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召對除吏部郎官兼
太子侍講左諭德夏旱言天地之氣宜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
舒暢則悅抑鬱則憤近者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
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夫怨廩給腹削而士卒怨糒不時報而
囚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特貸其命而冤
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而負販者怨若此非特一事乞詔
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時南渡後恤禮散
失表討論典禮斟酌損益不戾古義使宜于今與禮官定廟號
曰高宗洪邁以漢光武爲比請號世祖褒復率禮官顏師魯鄭

僞奏本朝廟制悉法前古祖有功宗有德自藝祖規制大槩尊
爲太祖此後雖太宗混一區夏不得僉稱真宗以來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光武以長沙王
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謙太上中興其事雖同然
親爲徽宗子繼體承祧將來耐主當在下子爲祖父爲宗失昭
穆之序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邁論遂屈又奏釋老之教矯誣
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會有旨定配享之議
妄言祖宗典故在耐廟後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非禮詔寢
之尊權禮部侍郎同脩國史因議明堂升配祖宗悉用以日易
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喪方在几筵不可配帝請
俟喪畢詔可嘗論人才乞收召趙汝愚王藺孝宗復謂如卿才
識近世罕有前此何無一人言之命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光宗內禪制冊咸出其手人稱雅正開講奏願謹初戒始譏切
貴近舉唐太宗不私秦府故人爲法又言武臣諸司使八階爲
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
近年舊法頓壞邊境積功累勞者僅得一階而權倖貴近之臣
悉歷華要姜特立惡其議已指爲周必大黨與祠紹興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入對願上謹天戒下畏
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虛已任賢酬酢庶物不在於勞精神
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又言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
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其名陳源姜特立尤爲驚駭
向者二人得志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
誦陛下英斷自古小人甚難管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
若必二人有勞優以外任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含憤蓄怨

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進給事中
駁陸安轉進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轉官吳元允夏永壽
遷秩上僉聽納繳奏韓侂胄用應辦賞直轉橫行首壞國法開
攀授之門奏入仍令書行奏復奏侂胄四年間已得二十七年
合轉之官今又超授四階轉二十年應得之官是朝廷官爵專
徇私求非所以爲磨厲之具也命乃格林大中以論事左遷幸
左史樓鑰疏留不報手詔除耶律适嘿承宣使裘一再繳奏又
言祖宗爵祿陛下安可私加於公議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
然命竟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甚濫裘乞痛加裁節除禮
部尚書兼侍讀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裘積憂成疾請告不報
初屢奏請上詣重華甚切及遺表猶以孝事兩宮爲言轉正奉
大夫致仕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簡方乾道淳熙間

程氏之學稍振忌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襄首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其臨財毋苟得則曰廉介安貧守分則曰恬退。擇言顧行則曰踐履。行已有恥則曰名節。今皆目之曰道學。用相詆訾。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衰死後數年。大行禁錮識者。服其先見云。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菜。內外制子柴。樂孫焯仕至禮部尚書。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自少莊重。孝友。天至登紹興進士。調番禺簿。父喪扶柩航海。甫登岸。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歷知莆田。福清二縣。嘗決水利。滯訟。關陂。洩綿四十里。歲發廩勸分。有方禁止。遏糴船粟。畢奏市糴。更平常。平鄭伯熊薦于朝。帥

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知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陛辭言：天雨土日青無光，乃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遽其言，尋改使浙西，民苦役，法爲害，遇輒破家，乃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本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節帑，緡盡債，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未幾，課最升，直秘閣，遇民有墾曠土成田者，請正其賦，而寬其法，以示勸農重本。意奏可。且著爲令，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將補御史者，師魯大以爲恥，力言。士大夫且未論其才，至於立身之節，不可不正。詔寢之。又論：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縣，皆培克以厚苞苴，故前以才稱，後以貪敗，皆見施行久之。升太府少卿，轉國子祭酒，講明理學，嚴禁穿鑿，典廉。

忠厚風俗師魯學行素孚加以身先規約與諸生言孳孳以治
已立誠爲本使知飭勵上聞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
尋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又一時賜帶多
濫師魯言祖宗法度不可輕弛臣下非時賞賜梵舍不急之役
宜加節制今應奉微勞皆得橫金如觀瞻何高宗喪制典禮多
所裁定詔充遺留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皆簪花聽樂師魯反
復力爭金人不能奪還遷吏部侍郎尋拜尚書兼侍講請老以
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引奏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
以養清躬因任三年專以恤民寬大爲政蠲舶貨諸商賈胡尤
服其清卒年七十五諡定肅生平大節確如金石常曰窮達自
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時以爲名言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人登紹興進士湖南安簿邵武司法叅軍

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擢泉州觀察推官以廉勤稱改宣
教郎黃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累遷吏部郎官言本朝
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狐疑願法景德之斷
戒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奏中興將相如趙鼎韓世
忠皆未有諡正宜首舉以慰忠義之心今內侍李珂沒乃贈節
度使諡靖恭誠為可惜竟寢其諡又言積陰弗解淫雨益甚其
占為孽倖小人且江浙大水災感入斗正當吳分昔唐德宗自
謂不知盧杞姦邪此其所以大敗今龍大淵曾覲內外用事所
為姦詭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不
報卽居家待罪二人黜逐始起茂良廣東提刑卽番山之麓建
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
葬中原衣冠沒於南者歲久湮廢訪得故趾更建海會浮圖凡

敢寄暴露者揜藏無遺名對崇政殿陳俊卿知其忠實欲留之
虞允文不樂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時江西大旱講
行荒政療疫厲免積稅止索逋發廩振贍全活數百萬賞功進
敷文閣待制名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實多願詔監司守臣募人從便耕種使民有餘粟雖驅之
爲寇亦不從矣淳熙初除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拜叅知政
事入謝賜坐上從容語曰自今君臣之間勿事形迹朕每存公
道設有誤卿宜力爭諸事亦毋循私毋援引鄉曲親舊對曰大
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容迹見於外適鄉人爲潮
州通判不法有旨下帥臣體訪茂良通謝不辯淮南旱奏取封
樁米振濟或云事當委於常平茂良言敵境咫尺民久廢業饑
寒所逼萬一不靖患害立見寧能惜此米乎自是民得全活上

嘉獎之葉衡罷太史奏台星不耀上命茂良行相事會慶壽禮
行中外覲恩澤茂良慨然曰此當以身任怨悉奏罷之薦朱熹
操行耿介宜蒙錄用劾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有詔令良臣分
析曾覲欲以支資錄其孫茂良繳進覲令直省官賈光祖當道
不避銜司叱之曰叅政復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
朝廷大體因求去上遂與郡覲密令人誅之曰若論恢復必再
留茂良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怒曰卿五年不言恢復何故今日
及此覲黨謝廓然因劾之與良臣共擿落職責授寧遠軍節副
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諸奸死後周必大奏追復資政殿學
士諡壯敏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願以此得罪朱熹後得其
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云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故深爲歎息云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能記覽登紹興進士調餘杭簿建德富陽二丞御史周操薦爲本臺主簿尹禧助湯思退議和以叩穎彥荅曰人所見不同公旣以和爲是曷不明陳於上以身任之事成歸於上不成奉身而退若但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仗稽大怒陰排之改國子博士父喪終權吏部郎中兼恭王府直講轉右史張栻葛覃侍經筵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剋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正爲今日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上意乃解太子立兼左諭德錄司馬光論建置宮僚講讀官奏疏以進言詹事之職東宮內外無所不預事須白而後行上大喜卽以授之仍兼太子臨安尹判官久之言皇儲宜一意講學若付以民事恐非便益趣草奏三辭乃免俄陞中書舍人繳還張說樞筦

制命未幾拜禮部侍郎兼侍講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時廷臣
多以中批逐去彥穎言今欺蔽成風譖毀潛行臣下有過未嘗
顯逐中外莫知其罪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接
送金使還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熙二年叅知政事
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決將以左司諫湯邦
彥爲申議國信使彥穎謂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克濟乃善若如
去年張子顏之行徒然無益臣恐邦彥新進輕脫必誤國事後
果辱命朝議下福建造海船至兩淮起民兵赴合肥訓練中外
騷然奏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民戶三
丁起二限三月而罷事尚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謂卿欲盡
撤邊備耶彥穎復執奏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
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練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

從之在任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御前封椿本以備邊
內侍籍白劄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輒發動億萬計因言陛下
方有意恢復苟妄費如此恐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
失之矣俄墜馬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爲政勤約民感其
惠復召叅政事以病力辭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錯秩奉祠起
知婺州獨屬縣稅復知紹興進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
致仕家居自奉潛約食米纔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
了不相聞堯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爲將作
監嘗有所求於趙汝愚不獲韓侂胄知其有怨引爲右正言罷
逐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嘉定初奪官竄死信州

王大寶字元龜溫陵人徙潮州政和間貢入辟雍建炎初廷試
第二授南雄教授監登聞鼓院以祿不逮養移病歸奉祠祿趙

鼎誦潮從講論語起知連州遇張浚亦謫得與其子栻同講學
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糶數百非買遷之地乞蠲減
免行錢從之改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語執政稱其留意經術書
有可采召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月椿錢無
定數吏緣爲姦乞爲定制折帛錢匹四千今輸六千盍從減以
惠小民升直敷文閣知溫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州有蔡岡
藜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募民抉藪斃道十餘里
行者便之改廣東提刑孝宗卽位除禮部侍郎奏古致治之君
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
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蹙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一以
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劾汪澈督
師荆襄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澈坐落職遷大寶兵部侍郎

論及移驛奏今日之勢殆未可亟願少寬歲月因力贊起復張
浚爲都督及符離失律羣言洶洶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大
平興國宮胡銓奏留之湯思退議罷督府又言危疑之際貴於
果斷持重顧不能小却大勇臣思非惟邊鄙可憂實恐蕭牆禍
起不聽未幾金果復入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中外
以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名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
財之道當務本抑末正言程叔達奏其復免行錢非是復奉祠
舍人闕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致仕卒年七十七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未冠通經能文游太學授學職以舍選
奉廷對調福州教授內艱服除改臨安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
對言陛下軫念元元恒恐一夫失所而郡邑搜求財賦惟恐百
務難集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困於征輸重以歲惡室且垂

啓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迺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詔從之積官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兼太子詹事知制誥兼侍讀賜對言比年人物散傲士氣耗蕩當廣備人材以待擢用上俾其器識可任公輔假翰林學士使金立班已定相者引親王至令退位師點屹然不動在廷相顧駭愕後金使至嘉其守正以爲難及上言其靖重有守識慮深遠久需大用淳熙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常同宰相奏事畢復同周必大進呈文字上因諭各臣所見有關大體朕方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一辭今如此面相可否退不相銜甚副朕望師點奏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先是州郡上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行之已久會主計者乞先期督促畫命已下師點歎曰此策行上下逼迫

民不聊生矣。力言於上，亟追寢其議。必大舉手曰：使天下赤子不被箠楚之毒者，公之賜也。十三年辭樞密提舉國史院兼脩國朝會要。明年復知樞密院事，倦以搜訪人才爲急，手書置夾袋中。三蜀去朝廷遠，賢士難以自見，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太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泉州。紹興二年改知隆興，充江西安撫使，嘗語諸子曰：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吾平生仕宦，初不枉道附麗，任其升沉，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策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

文集八卷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宣和舉進士，擢第二，授湖州。士曹叅軍，遷太學博士。建炎初，從駕如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

還覲會稽尋乞歸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倂擾潰卒相挺
爲變執羔諭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旣又誅其黨執首謀斬以徇
邑人德之繪像立祠通判湖州母憂服闋改平江歷將作太常
二丞時議建明堂太學樂廢不脩詔奉常肄習之因訪輯舊聞
庀工備器制作一新遷右司員外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
還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請復進士聞喜宴舊例禮部赴試進
士十八年得免舉四試始特奏名秦檜因以科第私其子士論
譴譁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檜怒罷歸復起
知眉閬夔三州兼夔路安撫使僚播曾豪言部下忤叛請發兵
致討執羔移文詰之曰朝廷用爾爲長顧不能靖亂責將誰賈
蒙懼斬叛者以獻自是忤者惕息改知饒州除敷文閣待制乾
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王道在正心

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除禮部侍郎上常患人才難得雖疎賤得賜名執羔言今一介干進口舌相高殆成風俗具材必不如是上是其言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居經筵二年每勸上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釐正之乃更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進所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嘗問豐財之術首請汰冗兵以爲蠹民之本莫甚於此又言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乃國家一切不得已之政今諸路旱蝗宜視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特蠲其災甚者上嘆曰無人爲朕如此言卽詔從之充安恭皇后掖宮按行使日與闈人接卒事不交一言闈亦服其長者不怨也尋求去上惜其老成留之除寶文閣學士告老提舉太平宮賜茶藥御書公卿祖帳都門外縉紳榮之陛辭官閩粵江

西歲饑盜起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卒年七十七爲
人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至老手不釋卷尤
通于易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唐宗室曹王後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自
少力學恥讀王氏書甫冠博極載籍憤金替未報著反正議十
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紹興進士調華陽簿遷雅州推官改知雙
流力行教化訓仕族張氏子居喪爭產治民不白母鬻產者于
法悉皆艾悔有暇則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悉力研覈本朝
典故倣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
編又效司馬光體爲百官公卿表畏秦檜當國不敢奏及死史
官以聞詔給筆札來上孝宗常許爲序及御書續資治通鑑長
編七字賜之然竟未及賜也辟制置王剛中幹辦公事擢知榮

州榮因溪爲隄夏秋民苦水潦爲築堤防之轉潼川路運判勅
守令不職四人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
頒以爲則乾道三年召對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
爲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母增兵杜諸將私獻嚴
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
議權能用樂燕言古禮并建隆舊制惟散齋四日致齋三日自
崇寧大觀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舊制詔
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又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令太
常叅校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同異脩成祭法行之
乾道新曆成未有大驗燕奏舊曆多差不容不改然不燕驗無
以知其孰得孰失乞申飭曆官討論遂詔監視測驗五年遷祕
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實錄院檢討尋與宰相虞允文論事不

樂請去除直顯。設閣湖北轉運副使。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今宜寬侵冒之禁。廣收募之術。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如咸平元豐故事。推恩勸課有勞者。詔從之。八年進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鹽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奪人。奏乞戒茶馬司市。叙州。駁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夸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地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謂憲臣按奏。火數職也。何預史事。命提刑李繁劾實。貶熙志。二秩罷之。燾貶一秩。改江西運副。且許臨遣。燾感激。奏言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敬國小人不可不慮。且巾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揭之。座右。進秘閣。脩撰。權國史。同脩撰。乞復。

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浮費後周必大申其說卒行之權禮部侍郎屢進讜言合雷震太祖廟柱及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燕謂非所以畏天變上以爲愛朕賜金紫因幸太學爲執經官具拜侍郎脩徽宗實錄薦名呂祖謙爲檢討夜直宜引賜坐奏言邇來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宜謹股肱耳目之選復賜飲與茶而罷九月丁酉日常夜食燕爲社壇祭告官俄因御史劾其子壘考上舍策問語連及燕壘罷出燕知常德申奏澧辰沅靖四州各置營田募弓弩手境多茶園聽其自售勾祠奉興國宮明堂禮成以燕常首建議復除敷文閣待制起知遂寧召對延和殿時上卽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嘗嘆功業不足燕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旣脩天應乃至因舉陸贄奏議所言切於今可行者數十事勸上力

行之進敷文閣學士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之丁丑兩燕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進見無時浮費頗多上因宣對嘉其忠愛曰顧朕老矣安得有此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所費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燕奏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陽氣潛藏陰氣乘之故此他食爲重昔晉何曾議武帝無經國遠圖陛下當以爲戒明年有疾乞致仕不允命給事宇文价臨問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手劄贊減四川酒課病革口占遺表辭氣舒徐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諡文簡後累贈太師溫國公燕性剛大特立獨行無姬妾愛玩不殖產業篤嗜在文字間立朝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稱之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長編一書川力四十年自

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依
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史記
詔藏祕閣因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業適以爲春
秋之後纔有此書又撰易學春秋學五經傳授尚書圖大傳雜
說七十二子名籍奏議及文集四朝史業通論南北攻守錄七
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
鎮年表晉司馬本支齊梁本支王謝表五代將帥年表合數十
百卷五子屋至塾壁事初燾自以不預制科心常慕之令屋塾
習焉尚書汪應辰薦屋文行中式爲祕書正字遷著作郎兼國
史實錄院父子同主史事縉紳榮之後早卒 壁與壘皆文學
知名蜀人以比三蘇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言屬辭精博周
必大異之燾因自舉孝宗以爲可用初蔭入官登進士名試正

字寧宗徙著作郎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與尚書蕭達討論
韓侂胄平章國事典禮受命使金還論襄陽形勢欲待敵先發
然後應之時用師方銳侂胄意不憚壁度力不能回乃迎合其
意奏自秦檜倡和以來廟謨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不
應臣愚以爲宜亟貶檜示天下以警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
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舉而措之無難
矣疏奏追檜王爵會葉適不草侂胄出帥詔轉以屬壁拜禮部
尚書叅知政事敗後因招飲侂胄覺爲師旦所誤酒酣壁微摘
其過窺侂胄意向已乃極言其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宜窺之
以謝天下郭倬李汝翼偵軍誤國宜誅之以謝淮民皆坐貶逐
又貽丘宙書俾遣小使致犇金帥求成會有報書歸咎首謀侂
胄大恚不許議和壁復言隆興之初張浚銳意復仇後權宜就

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稍借吳曦誅議用重臣宜撫壁薦
制使楊輔副以安丙及丙殺楊巨源輔恐名變舉劉甲自代侂
冑疑輔避事壁又舉汪應辰命甲亦權撫事金復使方信孺歸
言金人欲縛送首謀之人侂冑益忿或勸壁速去母與分禍謝
曰我去誰適謀此又密贊史彌遠謀阻止錢象祖奏審侂冑誅
進樞密同知御史葉時論其反復詭譎削三秩請居撫州俄復
官奉洞霄宮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傳檄諭降潰
兵張福適官軍至挑戰賊忿燔城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
黎雅砦丁牌手來會威欲乘夜火攻壁曰攻之必多殺士卒授
長圍法斷賊汲路糧道使不得食賊遂成擒尋引疾奉祠卒贈
資政殿學士謚文懿生平嗜學如饑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
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消塵錄中典戰功

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援毫錄臨汝問書 嘉紹定四年授煥章
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
四州宣撫使代桂如淵奏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緩撫爲急
宜降德音釋見繫囚給流民牛種其淮西被兵之處亦如之二
年四月改同簽書院事督視京湖軍馬發行都并湖廣會于百
餘萬犒師是年六月卒贈資政殿大學士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幼力學嘗以脩身爲務周必大劉珙皆期
以遠器試禮部第一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
部試官除太學錄輪對勸開言路之責以養士氣定恢復之計
以圖萬全抑僥倖之徒以崇忠孝其言頗王張說上色不怡外
補嚴州教授忠司馬光通鑑浩博爲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作通
鑑記事本末叅政龔茂良奏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朝

臣請帥令熟讀之曰治道盡在是矣召爲太宗正簿入對言曰竊聞陛下常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因歷陳往事自漢武下至唐文皆以偏聽奸佞馴致禍亂且曰人臣固有詐僞似誠檢佞似忠者苟陛下與之圖事進退天下士後必爲累上願謂曰朕不至此樞頓首謝曰所言及此天下之福也俄遷太府丞奏士大夫頗爲黨與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廷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雖云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又言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陛下銳意北伐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若今議者欲制宗室

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
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此皆近來從窄之論會兼國史
編脩分脩史傳章惇家以樞同里宛轉爲請樞曰子厚爲相負
國欺君吾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欺負天下後世公議總史事
趙雄聞之歎曰無媿古良史矣權工吏二部郎官兩淮旱命廉
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言近來徒知備江不知保淮
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尤爲不急尋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
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
壅塞則人主之勢孤威權在下而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
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而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
公議今朋黨尚在臺諫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上善之遷
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待御史冷世光納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三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李祥

樓鑰

應孟明

楊大全

李大性

徐誼

項安世

丘密

倪思

詹體仁

柴中行

彭龜年字子壽江西清江人少孤事母盡孝既長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遊學問益明登乾道進士授宜春尉轉安福丞鄒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官龜年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

以伸倖臣之私。是國子監丞兼魏王府教授御史林中薦為
 三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嘉王府直講。上疏光宗言陛
 下親視壽皇。曩事高宗。備極子道。今壽皇止有陛下一人。聖心
 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官日。分陛下或遲其行。故降旨。暫免到
 宮。蓋恐外人竊議為陛下辭其責。其心非有他也。自古人君處
 骨肉之間。一與小人謀。則交構往來。不免嫌隙。今雖萬萬無此
 然。臣竊慮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內臣之中。已有
 任守忠者在焉。又言宰執侍從。但能持父子之愛。調停重華。仗
 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曾無一語及之。竊聞陳源
 在壽皇朝。得罪最重。今復進用。間諜兩宮。罪實在源。願亟發威
 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鑿與負罪引愆。以謝壽皇。使父子款然
 宗社。有永顧不遑歟。疏入。光宗朝于重華。都人歡悅。除起居舍

人入謝上諭此官以待有學識人非卿無可者龜年退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且言臣是書大意以防宦官女謁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他日又奏臣所職記注凡人君言動必書近以車駕闕於問安書至數十矣陛下不奉三宮而獨出遊幸王津園恐不可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講讀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也願臣等言教孰若陛下身教之爲切哉屬壽皇不豫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就視御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髮變上曰素知卿忠欲何言龜年仰奏事無大於不過宮者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寂然臣實痛心余端禮進曰臣子扣額龍舞曲致忠悃豈誠得已上諭已知無何壽皇崩寧宗受禪之夕召對言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固辭今但當曲盡人子款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

又與黃裳同定往朝南內及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太上無徙宮之意。欲別建泰安宮。龜年奏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重華一宮未爲不足。今陛下但居狹處。奉太上居寬處。天下必能諒陛下此心。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劾奏劉慶祖落階。官御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使其可行。臣卽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御批而遂書哉。除兼侍講。言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不在多言泛論。因問朱熹。黃裳陳傅良。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鐘。黃。艾。鄧。馴。可。充講官。否。對曰。陛下招徠一世之傑。必如此輩。方厥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遷吏部侍郎。兼侍讀。會暴雨震雷。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頃之朱熹約龜年共論。侂冑之

姦會護伴金國吊祭使熹乃獨上疏見絀繼年間之附奏云熹罷臣宜併斥不報歸復條數其姦言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今大臣不知獨令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亟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朕方托爲肺腑不意如此內批予侂胄祠已乃復入臺年力求去詔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兼湖北安撫使未幾呂藎論罷之復追三官停勒嘉泰元年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平生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始終卓然特立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旣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顏面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并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贈寶謨閣直學士諡忠肅寧

宗對章穎等稱述年忠便可嘉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欽黃裳宇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進士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爲文迴出流輩見者驚嘆蜀中苦和糴裳賦漢中行以諷總領李夔夔爲罷糴民便之改與元府錄事叅軍制使留正薦召對遷國子博士母喪服除光宗進祕書郎嘉王府翊善首講春王正月言周之王卽今之帝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故春秋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雖境土不比祖宗時十分之四然猶跨吳蜀聯荆廣帶閩越任民事者二百州任兵事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制則帝不足爲帝尚可以服之乎王問何謂九都統裳曰昔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隋亂今大王年已過之而國家九都統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王以其言人所難堪惟我能

受之又講左氏禮有等衰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聞東宮
舊人吳端簡王王接之中節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
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曰九流學術
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述終以百官各地大旨歷引前代危
亡故事以爲儆戒每日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
師遇有不安者不可爲也他日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以爲
太多王曰講官訓說明白臣心樂之不知其多也每誕節陳詩
以寓規諷會初製渾儀并輿地圖伯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天
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之境土又以所講經爲詩以進王喜
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壽皇諭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一
日宴宮中王爲光宗誦酒誥有詒褒勞裳因薦朱熹學問臣所
不及若召真府寮必有裨益上嘉納之紹興二年遷起居舍人

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弊有三一私心二勝心三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此心一生必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必忿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苟至於忿必有不得其理者如潘景珪常才陛下亦遇以常人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黜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鮮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壽皇御極拊循將士三十年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者請分鄂渚兵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以方宴安裳所言多不售未幾除給事中奏趙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雖奴隸亦知其心如青天白日今御史汪義端再疏醜詆

言其宗室不可執政所見殆奴隸之不如於是義端與郡在瑣
闥而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
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仍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嘗疏請
光宗過宮上起裳涕泣執其裾隨至宮門上曰內侍楊舜卿告
朕勿過宮裳請亟斬舜卿又奏陛下惑於人言未究孝敬之實
疑心一萌方寸隨亂遂至天變亦疑而不知畏民困亦疑而不
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皆
欲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近小人凡此皆不須疑者莫
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輕而肆侮中外將
起而爲亂小人乘間抵隙軍士或萌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
不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裳初病疽尋愈至是憂憤疾復作連
章請外言臣職有三以待制言則前後三諫而不聽職可廢矣

以侍講言。則不問安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以翊善言。既不能孝事壽皇。將何以勸勉皇子。以上二職。又皆可廢。遂出關待命。壽皇崩後。臨畢病不能朝。寧宗授禮部尚書兼侍讀。力疾入謝。奏左右迎合有二。大憂陛下。委任大臣。正得人君持要之道。而迎合者謂事決外廷。權不歸上。獎用臺諫。正得祖宗設官之意。而迎合者謂人主不得自由。惟此二者。能不拂然於心乎。又切於陛下之身者三事。曰篤孝愛。勤學問。薄嗜好。今或勉強行之。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昔孔子云。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由其持心之一也。詩云。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伏願自茲以往。凡有除授。必使大臣知之。時侂冑已有弄權竊柄之萌。趙汝愚尚未覺。裳先事言之。及病革時。時獨語五年之功。無使壞于一旦。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

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諡忠文裳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凡可以開導上心者知無不言且篤於孝友推賢樂善出乎天性爲文明白條達鄉人陳平父兄弟乃張栻門人也裳與之講學師友淵源有所自來所著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江西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授定江軍節度推官遷校書郎兼國史編脩歲旱應詔首陛下禱祀羣祠宥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采謙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其所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改如此則治象日著

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皇孫英國公聽講。至脯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謂年少務學。恆人猶難奈何。止之。因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擢戶部員外郎。孝宗諒闇。太子叅決庶務。以點兼侍讀。使浙右。還遷起居舍人。兼侍立。備注官。光宗改太常少卿。使金告卽位。會彼國有喪。迫使易袍帶。不從。又詰以不當輒言寶位。點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于至尊。金人不能奪。使還。諭曰。卿舊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已。故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君上。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若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故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忤而能得志者。鮮矣。用其所取悅而不得志。亦鮮矣。昔明王知此於君子。則極

所以主張而覆護之於小人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凡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騰於衆口此聲豈可聞於敵國又言嘉王年及弱冠此正親師取友進德脩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伴燕閒遂除黃裳翊善車駕將朝重準宮既而中輟點奏三綱五常所係甚大自天子達于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豈今以爲常事而反忽之上猶豫未決復奏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事親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而望萬一思念成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哉又言竊聞嘉王生朝以報劬勞之德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皆不聽乃屢求去不許轉權兵部尚書駕將幸玉津園又奏陛下爲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祇緣郊祀違誤因

此督過讒間遂生臣謂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以今大臣同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乃至陛
下獨虧子道衆口謗讟設有禍患不可不慮上言卿等可爲朕
調護點言父子之親何俟調護若但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
論以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復率講官言陛下雖有此心何以
自白會壽皇有疾隨宰執求對閣門吏止之點叱而入上拂衣
起點亟前泣奏壽皇疾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
至福寧殿內侍閣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復隨班起居詔獨引
點入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上言故事引裾尚可何得輒
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壽皇芻請上執喪許而不出前後
共侍從列奏凡三十五自上奏者十六其奏疏重華上書嘉王
及面對口奏咸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端明殿學士簽

督樞密院事九月有事明堂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爲人天性孝友端介有守無矯激崖異之行義利之辨皎如日星或言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尤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何足取趙汝愚泣言點與黃裳相繼淪謝非二臣不幸乃天下之不幸也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隆興進士爲錢塘縣簿臨安尹姚憲俾攝錄事叅軍每事下有司選者以巧發爲能必監視銀鍊囚服乃已嘗誣武臣子誹謗朝政上命鞠之旣而無實具以白尹尹驚謂上所命得無實乎對曰卽坐譴當自甘憲乃具論如祥意上喜曰卿吾爭臣朕幾悞矣擢憲爲諫議大夫調祥濠州錄叅會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久不決監司檄祥往訊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祥以嫌換廬州司理升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歷

太學國子博士司農宗正二丞密院編脩兼刑部郎官在朝八年由軍器少監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轉淮西運判時兩淮餓錢未定疏乞廢定城興國漢陽三監官賜錢米銷濫惡者更鑄紹熙新錢從之俄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陞祭酒上疏頃者齊皇臨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亂起不時國命危如絲髮尚賴趙汝愚不畏滅族以決大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誠社稷之臣奈何一旦棄之使精忠巨節怫鬱巖閣何以示後世哉不聽出為湖南運副言官劾罷之奉冲佑觀祠大學諸生楊宏中等上疏懇留俱得罪去祥遂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銓稱之調溫州教授為敕令所刪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

鎬言乘輿臨幸於先聖則肅拜武成則肅揖其禮本異難與鈞
敵得不改由宗正寺簿歷大府宗正二丞出知樂清捕除倡亂
數人光宗嗣位召對奏今法網甚密願陛下以軫念民命保養
元氣爲急凡有初意增設禁令者寢而勿行除考功郎官盡革
吏姦一以簡要清通爲事改國子司業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
所代王言得制誥體刑部奏天下獄案多上中書奏裁以致政
務不清宜省之鎬力論三省制刑古有明訓不可而止會慶節
上壽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
鎬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
之書幸速定期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始得進書成禮俄兼直
學士院寧宗內禪詔書當其屬草內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
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

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并藏順翼宣三祖之主遇禘祭卽廟而饗詔可朱熹罷講職鎬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寒侍立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且令脩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先語人曰樓公當今天下人物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繳奏無所回避嘆曰樓公於是大過所望矣俄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於講筵不報遷鎬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韓侂胄副鎬爲館伴恨其不附已遂奪職告老誅後復起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雖年過七十精敏絕人凡詞頭下立進以草趙崇憲奏雪父冤力主施行金求兩侂胄首鎬言和好待此而決何恤姦凶已斃之骨哉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嘉定二年拜叅知政事凡位兩府五年求去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年七十七卒贈少師

諡宣獻生平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進士調臨安教授擢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御史葛邲王藺薦爲詳定勅令所剛定官輪對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不得安其生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乎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願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并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記其姓名示宰相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察其究釋之出提舉福建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宜悉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無學則流爲

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今帝以爲然尋除江東提點刑獄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先時鹽法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地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迫逮禁錮民不聊生至卽條具驛奏其弊始除禁卒朱興結黨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光宗卽位召爲吏部員外郎歷左右司再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卒孟明本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冑嘗遣其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荅士論以此重之

楊大全字渾甫四川青神人登乾道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聲紹熙三年召監登聞鼓院會太學生龔日章等百餘人上書以投匭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今

乃使人視爲文具吾何顏以尸此職乃自爲書以諫力請過宮
疏凡三上其略曰臣聞志於愛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恥
以言獲罪惟懼言不聽從自古大者身膏斧鑕次亦流竄四裔
小者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既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
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饗富貴甘繁養以消靡其風節不
居既皆貪祿懷姦之士臨難何有伏節死義之人自夏秋以來
執政從官死者陛下皆不之信若建康趙濟武興吳挺今皆不
虛然則略有幾微見於朕兆者可不爲動心乎萬一或有蕭牆
肘腋之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陛下復不信之必坐受其危亡
矣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吳越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
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其憂者毋自墮其聰明疏入不報寧宗
卽位遷宗正寺簿慶元年易太常寺遷司農丞脩高宗實錄

充檢討官有力薦爲臺諫者韓侂胄聞其名欲見之大全笑謝不往丐外除知金州聞命卽行時實錄將上去不少待至姑蘇病卒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先祖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部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請復元豐舊制許六察言事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除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主吏部架閣文字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曆實錄核其正舛幸有據依孝宗讀而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剛定官添差通判楚州會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楚城移他所大性力持不可朝命使臣廉訪具以實聞言城爲晉義烏閭所築功最堅與大性合

詔遂罷築名除太府寺大宗正二丞兼倉部郎官尋改工部抗
疏言今朝政清明乃使正人如陳傅良彭龜年黃度楊方諸臣
皆以言去位臣甚惜之矧數人之心皆木愛君既不顧惜恐端
人正士自此解體去者將不止此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
性疏引檀弓成人有言兄則死而子舉爲之衰設若陛下必侍
金使吊祭者至然後執喪恐亦如此言貽譏中外不報遷軍器
少監權司封郎官提舉浙東常平兼提刑知慶元府召爲吏部
郎中四遷至司農卿戶部侍郎出知紹興期年升尚書條陳用
兵利害不宜輕舉忤旨意出知福州移江陵充荆湖制置使
正當用兵之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至則首議振貸奏罷前官
虛羨免流民征權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亾付身凡三千四百餘
道令率繳上毀抹武選爲之一清江陵錢重楮輕民以爲病乞

依襄郢例通用鐵錢自此泉貨流通復業者衆入除兵刑二部尚書兼詳定敕令有議金國分裂欲舉兵北伐者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皆爲名臣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登乾道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末年臨御久事皆上夬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進諫以爲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又論樂制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遂改容禮之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除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上領之至郡出歙婦冤獄人稱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

轉左司連諫上久不視壽皇疾誼進諫退告宰相曰上雖從容

慰納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乃真疾也宜禱祠刻廟請皇子嘉

王叅決政事留正懼不能用壽皇崩上不能成服誼又以書進

趙汝愚曰公內雖心惕外不可坐觀遂因吳瑫請太皇太后執

喪扶嘉王代祭皆預焉及內禪議興誼謂國家安危誠在此舉

汝愚問策安出對曰此大事非憲聖慈命不可因薦同里蔡必

勝與韓侂胄同在閣門可因而招之汝愚意始決迄於得請誼

之功居多寧宗卽位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工二

部侍郎知臨安府告汝愚曰侂胄小人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

所欲然後從而遠之汝愚不聽然雅重誼凡除授建明多所咨

訪誼亦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已而怨者日衆力勸汝愚早退願

因阜陵訖事以去侂胄益肆無復禁防誼乃直面諷之侂胄疑

將排已首往謁。誼稍慙。勸退而東。裝偽去冀。誼還謁留之。誼不往。益懷怨恨。劉德秀、胡紘、希意劾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久之。移袁與婺州。許自便。復官。奉崇道觀祠。起守江州。加集英殿脩撰。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兼江淮制置使。誼日與諸老將接熟於行陣。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金初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鈔掠時出。宋師遇者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奔江南。與建康日數十萬計。誼乃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卒。諡忠文。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著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名試。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上書光宗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理愛敬之念必有勃興之時。聖心一何。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或早或暮。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卽位。應詔言立國之本在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若何。比秦漢隋唐時又若何。其狹且少。有不待言。復命版曹具一歲之賦。祖宗盛時所入幾何。建炎至淳熙所增幾何。內外百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賞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待給之費幾何。其侈且濫。又豈待言。耶。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下之費。莫如兵。然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其次莫如宮掖。然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其不敢省者。事在

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設若一人肯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莫不從風謹節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四裔盜賊之變何所畏哉不報會朱熹與祠去安世率同館上書竊聞人主患不知賢若明知而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亦患不知公議若明知不可而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名畀以從官俾侍經帷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御筆逐之不經宰執不由給舍舉朝驚愕以爲駭異變常之舉臣願陛下收回內批復留之經筵輔益聖學人心公議兩皆不失亦不報言者乘機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罷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薛叔似怯懦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

解圍復上高悅等功命權宣撫使升太府卿安世素與宣諭吳獵友善及是招軍多不逞好鹵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獵客王度爲宣撫幕官安世亦斬度以報獵聞于朝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臺章奪職罷歸嘉定元年卒淳祐四年贈集英殿脩撰所著有易玩辭他書行世

丘宙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觀察推官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首薦宙有旨賜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貴以內治選養十年方始可議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又言無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宙退待罪上察其忠不諛也遷太常博士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蘇湖皆被其害宙奏築三月堰旣成三州斥鹵

復爲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論楮幣折閱朝議從其請公私
出納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天下便之移知吉州召除戶部侍
郎密院檢詳文字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
不合密徐告以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
難之卒屈服上喜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皆卿力也尋以忤樞
密王抃奏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
直徽猷龍圖二閣再知平江移紹興改兩浙運副以憂去光宗
卽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改戶部擢煥章閣直學士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陞辭奏吳氏世將之患言吳挺脫有
他故兵權不宜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
死密奏乞遷他將代之仍置副帥令興州守臣併利西帥司歸
興元以殺其權議者服密先見遷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中

丞謝深甫論罷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入奏侂冑知密平日力
主復讐招與相見因出示北伐議密曰中原淪陷在我固不可
一日忿然兵凶戰危勝負未測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此必有夸
誕貪進之人以僥倖於萬一宜亟斥絕無貽誤國大患進乾文
閣學士改知建寧將行侂冑語以此事姑爲遲之密贊曰此誠
社稷生靈之福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已侂冑問金人置平章
宣撫河南奏除密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諭敵未必
決意敗盟且當開示大體申警軍實使中國常有必勝之勢若
粵白彼作我方有辭其議遂寢移書又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
密復報曰使名雖異其示敵人以嫌疑之跡則同且僞平章宣
撫旣寢尤不宜輕舉侂冑滋不悅然業已用兵升寶文閣直學
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旣而王師果潰侂冑遣人議招潰卒

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偵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敗之罪。又奏泗州孤立，淮北倘敵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則所屯二萬精兵首尾中斷，墮敵之計莫若。且棄泗州，還軍盱眙，務全淮東兵力，以爲兩地聲援。從之。會金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乃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有韓元靖由北來自梅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荅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得金行省幅紙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荅書辭願密復以聞。再遣陳壁充小使，壁歸具言金人詰問既欲講和，奚復出

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宿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
彼既指侂冑首謀移書暫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宿提舉洞霄宮
代以張巖侂冑誅起為資政殿學士再知建康改江淮制置大
使先時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
劫密至即隨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又同轉運使張頴揀刺其西
路為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月省餼數十萬計嘉定元年拜同
知樞密院事以病丐歸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嫌
慨語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乾道進士宏詞二科累遷祕書與著作
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與尤袤對掌典故事行三制並宣
學士思一夕併草除公孤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諷歎權侍立脩
注官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

彼奢則勝以儉。彼暴則勝以仁。彼怠惰則勝以憂勤。請增置諫官。又請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兼侍講。會有詔發封樁庫緡錢。思言封樁之設。專用以待軍興。往歲所入約四百餘萬。所出不及二萬。至紹熙始移他用。自此封樁日廢。請毋發給它費。以復舊制。又請諫官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疏勸朝重華宮。上一日召見嘉王。思奏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寢于政思。因進講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諷盲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齊。由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陰陽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若漢呂氏。唐武韋。比比而然。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私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

興寧宗卽位改婺州未上奉與國宮祠名復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罷之出知太平改泉州建寧久之名爲禮部侍郎侂胄先以書致曰國事如此公一世人望豈宜專意潔已思報言素愧方拙恐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獨不肯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祖泰竄謫以來誰肯披瀝肝膽觸冒威嚴至於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向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自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匍匐門賈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恩父者諛文豐賂又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旣退語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聽不足堂中剖決如流而爲小人蒙蔽今師旦已敗周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勢不得下此林甫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誅復召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

議事堂開習機政革權臣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者痛舉為戒
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奏金人求函侂冑首有傷國體真拜禮
部尚書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仍路覆轍臣恐
一侂冑誅一侂冑出意指史彌遠也既而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言宗社豈堪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命
任宰輔以整專擅之失彌遠益恚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移福州及陳晦草彌遠拜右相制用昆命元龜語得除殿中侍
御史思歎曰昔董賢拜大司馬蕭咸見其冊文有允執厥中一
言以為堯禪舜之文心懷大懼今制詞所引乃舜禹揖遜也天
下有如咸者讀之得不駭乎晦因劾思藩臣僭論麻制竊職罷
歸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胡宏劉子翬游調信豐尉金人

渝盟。憺見張浚論滅金祕計。辟以爲屬。體仁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文詞明暢。悉根諸理。登隆興進士。調浮梁尉。郡上獲盜功狀。當賞體仁。不願改。晉江丞梁克家薦爲太學錄。升博士。轉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卽位。提舉浙西常平。時蘇師旦爲胥吏執役。旋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獨諸郡積逋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剽掠爲變。體仁語諸戎帥討。而後聞羣黨悉散。轉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言大易於家人。後次之以睽。其上九爻詞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以言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夫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惱。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

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煥然若揭日月而開
雲霧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其言慨切趙汝
愚將定大策以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達意少保吳琚寧宗登極
天下晏然體仁協贊之助爲多及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
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
未之或有宜尊諡曰孝從之又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妥安
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復論罷
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時師旦已躡躋大官
造介通愆愆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污我
固却之未幾復起知靜江府閩十縣稅錢二萬四千獨雜賦八
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因歲凶以便宜振救先
發後聞侂冑議開邊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

時皇甫斌自負將家子好言兵策其必敗其言悉驗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爲人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周必大當國疏薦當世名士二十餘人體仁預焉郡人眞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治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登紹熙進士除撫州軍事推官任滿值禁僞學銓司令自言中行奮筆書曰從勿讀二程書取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教授士論壯之母喪免辟廣西轉運司幹官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羸運司委代行部問民疾苦捐鹽息加惠遠民會將刻薦常道客以語符之中行正色荅曰某自來恥稱人爲恩相思主幸母汗我嘉定初主管吏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論主威奪而國勢輕士夫寡取骨餒乏人權臣用事包苴猶在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行痛

繩賊吏之法。又言太學風化之首請。覆試胥子舍。選有挾勢者。力言于長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利器械。儲糗糧。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乞朝廷號令諸將首尾相應。敵合兵大。入則鄰道。授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授兵既多。雖危不敗。必。無吝賞。失信。務在激昂。人心。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提點刑。獄。謂襄陽必爭之地。禦備尤宜。周密。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官征。罷點吏。甘雨隨至。復因官取監息。課雖日增。而鈔日以墮。中行。榜通衢。不取一錢。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領京西帥漕。移屯襄州。命考覈兵額。存者纔半。中行亟招補虛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屬宿將。改江東湖南豪家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中行一繩以法。發華亭。令貪虐按治之。入爲吏。

部郎官上言。好進好同好欺。三弊迴事。持正銓綜。平允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言。剛德者人主之大權。初政則用以立治本。更化則用以除權姦。曩者更化元氣。幾回比年。安於無爲。復求安靜。頗厭人言。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聽觀雖美。實無以厭服天下之心。是以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紱則畏避。此正今日之大患也。除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電。雷雹交作。邊烽告急。淮甸震洶。中行奏。內外三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廷申請。久不卽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論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濬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

爲哉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言執政侍從臺諫給舍
之選皆朝廷大綱所在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願
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以容直言弭大患進祕閣脩撰知贛州
治盜有方境內清肅以言罷理宗初卽位起除右文殿脩撰主
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繫易集傳書集傳詩辨義論
語童蒙說